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

二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三

書

上皇帝萬言書

穎濱先生



臣官至䟽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群議使臣不得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為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以為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効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為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登高必自下欲涉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騫騫無

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為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蕪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得不足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獲也愚不肖益耳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為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為而所當後者失在於未早然臣非敢以為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以為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九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為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為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

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為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嶮岨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棄其荐飢苟加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緣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為憂以為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至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暮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為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繕其後耳

且夫財之不足是為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為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為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効其區區而不能自己也善為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償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為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

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
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
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為 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日冗吏二
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
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致官量官而求吏其
本凡以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於
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為守令入以為卿相出入相受
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
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
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
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
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
前不愧詐偽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

情紆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為窮則憊亂憊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
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入將禁其奔走
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
勝其多也設嶮於中途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
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
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息其說曰九今之所以
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其精人知吏之
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為士為士者皆其修潔之人也今世取人誦文
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群起而
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為士者也為士者日多然
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
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
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

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
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為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為
是法使人知尚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
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
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
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勦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
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為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
壯者及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
憐其老而已則曷為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為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
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為後者世世祿
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為是法也則必如於二府
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
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僭庶官也

其三使百司可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自不得而
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為多而不可損何也
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為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
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
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移而情偽必見今
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
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
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鉤較足以為不失
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為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
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
吏則重於轉運使與故臣以為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
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遊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
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

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怨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為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為更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為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為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為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為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為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為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它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其賊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為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為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其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

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切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保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寔無幾每二見賊賊兵嘗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計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進武宋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飯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

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項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方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恠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間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士人而今世之

三山文一上

七

隋去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羗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犯以實較之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軍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无疑也陛下誠聽目之謀目請使禁軍之在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為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目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目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購害於事息窮而後遷則傷於息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邑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

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息之所必窮者也然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憂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為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為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息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自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於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為王王之庶子猶有為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士蓋有去而為民者有自為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巨以為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察

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而其不任為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為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賤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為樂其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為公夫自王以為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切以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為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憂雖宗室誰敢覬者惟

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未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歛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望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漕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廬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於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舡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舡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舡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

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至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然必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願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歲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

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司之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是爲三冗之說以獻伏惟

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比日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成其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此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

七百

三十一卷七十三

一

萬一

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則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久不出於已小有齟齬不合則群起而噪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以不當衆將群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

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三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四

書

上田樞密

老泉先生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
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
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
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
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
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棄天棄天我之罪也棄天亦我之
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棄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
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
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為人憂
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

六百四十一

二蘇文

今

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
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
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
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
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泉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
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
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窮困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
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詢之不肖何敢
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
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
金之子可以貧人富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
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
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詢用力於聖人賢人

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踈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致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為獻

三集文四

二

于松

上歐陽永叔

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某問某蓋有曰吾不聞者焉而况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求其髣髴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愚未嘗敢忽也今夫群群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沒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荀卿之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楊雄稱於世楊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有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夫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為人豈尤可貴重奈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

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
洵一布衣於今世最為無用思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也况
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異其萬一頃者 張益州見其文以為似司
馬子長洵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
辭無乃為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為
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
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為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髣髴於後
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其
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
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日書其所為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既而屢
請而屢辭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其軼於朋友曰信矣其
戲也雖然天下不知其為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且得罪執事憐其平
生之心苟可以為教亦足以慰其衰老唯無曰荀卿云者幸甚

上韓舍人

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息賦歛日重府庫空竭而大
者又有二虜之不臣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
日夜思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閑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
優游終歲咏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為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為天
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
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
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為兩制大臣豈欲
見一閑布衣與之論閑事邪此洵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退居十年人事
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拜伏奉跪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
容坐隅時出其學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
俗者矣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以甚迫斯
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歟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

傷况如君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

上張侍郎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獲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下皆可以無愧今也將有所私告於執事念將以屑屑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於胸中不寧而頗怛怩者累月而後決竊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昆弟妻子以至於其親族朋友憂之固其甚矣也雖然自我求之則君子譏焉知之而不憂不憂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譏之洵之意以為寧在我而無寧在明公固用此決其意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明公試一聽之洵有二子軾轍詔盧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為不足致力於其間讀子韓文一見以為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空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為天子之爵祿可以攫

六百二十一

三蘇文四

四

九

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嬾鈍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為湮淪棄置之入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一門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數口為行者計則害居者為居者計則不能行恹恹然無所告訴夫以負販之人左提妻右挈子奮身而往尚不可禦有明公以為主公焉往而不濟今也望數千里之外茫然如梯天而航海蓄縮而不進洵亦羞見朋友明公居齊植晉文之位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憂則又何說不然何求而不克輕之於鴻毛重之於泰山高之於九天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軾轍求進於下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絕以懲斯罔之罪

又

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年矣情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既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

惜數千里走表為子求官苟歸立便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顧不肯邪退
自思公之所以與我者蓋不為淺所不可知者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
然公於我無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慧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虛席
而待公言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
足以有為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
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脣黑面裂
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緼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
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六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
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廉潔而有文可以
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為之動心而待其多言邪

上韓丞相

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賢俊
之志得道行者但老勝於今粗可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蒙朝廷授

洵試校書郎洵亦非敢少之也使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官
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試官又何足分多少
於其間而必為彼不為此耶然其所以區區無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
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十千錢誠不足以贍養又况忍窮耐老望而未可
得耶凡人為官稍可以紓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髣髴耳自此以
下者皆勞勩苦骨摧折精神為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然天下之士
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年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紓
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計其年豈足以有待耶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
尚書省門又待闕歲餘而到任而得免於負犯廢放又守選又待闕如
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主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
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稼草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為布衣無
官長拘轄自覺勦骨踈強不堪為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別除一
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恣睢漫漶以傷害王民也

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苟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與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今洵幸為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為有意至於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耶洵少時自處不甚卑以為遇時得位當不鹵莽及長知取仕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亦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戀戀於一官如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決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叩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洵相公豈能施此不報之恩耶相公往時為洵言欲為歐陽公言子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為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也而復忘之故忍耻而一言

上趙司諫

嚮家於眉陽以病懶不獲問從者常以為閣下之所在聲之所振德之

三蘇文

六

松

所加士以千里為近而洵獨不能二百里一至於門縱不獲罪固已為君子之棄人矣今年始見太守竇君京師乃知閣下過聽猥以鄙陋上塞明詔不知閣下何取於洵也洵故無取然私獨嘉以為可辭於世者其不以馳騫得明矣洵不識閣下然仰聞君子之風常以私告於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肖不得交於當世以徧致閣下之美所告者皆飢寒自謀不暇之人雖告而無益然猶以素不相識之故得免於晞勢苟附之嫌是其不識賢於識也今世之所尚相見則以數至門為勤不相見則以數致書為忠夫數至門者虛禮無用數至書者虛辭無觀得而加喜不得而怒此與嬰兒之好無異今閣下舉人而取於不相識之中則其去世俗遠矣寓居雍丘無故不至京師瞻望君子日以復日頃者朝廷猥以試校書郎見授其不能以老身復為州縣之吏然所以授者嫌若有所過望爾以閣下知我故言之及此無恠

重廣眉山三蘇文集卷第四



